# 武溪集卷第五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 記上

大宋平蠻碑　大宋平蠻京觀誌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海州社稷壇記
同遊泐溪石室記　韶亭記
湧泉亭記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韶州眞水館記　韶州新脩州衙記

國家圖書館藏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三十一

年天宇之内海渚之外氈裘卉服罔不率俾粤五月蠻賊
儂智高寇邕州陷其郛賊雲衣冠驅虜稚艾遂沿欝江東
下所過郡縣素無肆毒倏然冠至吏民棄走因得焚蕩剽
鈔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
然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
矣國家於嶺南不宿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蔣偕張
忠素號驍將相繼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鋒益熾
逼連賀毀昭賓再穴千邕矣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
使狄公青以為將帥之任古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
集則二廣之地禍連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韙之遂改
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

經制盜賊事九月拜命既授禁旅仍啓以舊鎮騎兵荆湖
銳卒從行十二月至桂林督部伍親金鼓然後兵知節制
矣明年正月甲辰至賓州先是鈐轄陳曙領步兵八千潰
于嶲崙之關公推其罪首斬曙及佐吏已下三十一人然
后是知賞罰矣兵將殷慄感恩用命是月已來引師至邕
城一舍賊悉其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途皆有行
列賊至駐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擣騎兵以翼焉賊徒大
敗追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
山積于道路偽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
遁復入于蠻中先是命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
孫沔入内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略使余靖同共經

制東西路賊盜故命公督大提舉然孫石賛謀而軍中悉
稟公之節制賊之再擾邑也農者輟耕商者輟行遠通惶
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歡然以方邵
之才兼機軸之重出剪狂蠻無噍類矣賊之巢穴曰廣源
州交趾之附庸也父爲交趾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
淵藪悖慢以僭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又曰南天國再
名其年曰景瑞曰啓曆雜名其左右之人自侍中開府已
下署之其主謀者黃師宓侵廷侯儂志忠等戰沒於陣未
有剪其羽翼而能飛刻其腹心而能全者也故宵遁矣嗚
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餘月間連
破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在於頃刻之間

乃知名將攻取真自有體哉二月甲戌改秦轅其月丁亥
至桂州詔徙護國軍節度復以樞密副使召仍曲赦嶺南
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之崖石以書其勲其詞曰

有宋之大　天覆地載　四海正朔　百蠻冠帶
蠢茲狂寇　起乎微外　父戮于交　逃死殺界
招納亡命　浸淫邊害　邊臣罔上　習尚以懈
卒陷邕郵　乘流東邁　志圖全越　肆其蜂蠆
廣城言言　掠衝附焉　攻之五旬　掠民而旋
賊鋒一至　千里無烟　還據于邕　五嶺騷然
天生狄公　輔聖推忠　情存義烈　志嫉頑兇
請纓帥路　伏節臨戎　英材遠集　猛將風從

賊之敢鬬　實惟天誘　來逆于郊　奄夜群醜
當我摧鋒　易如拉朽　僭稱偽署　叢然授首
羽翼既剪　心腹既刳　雖欲自舉　人誰與圖
焚廬而去　回巢必逋　六親不保　曰獻其俘
厥惟邊　南國之紀　九洞襍帶　列城脣齒
險固一失　兵糧無峙　庶民嵒嵒　鳥驚獸岐
我公之來　電掃雲開　叛渙斗破　綱領重恢
師成廟筭　民得春臺　天聲遠振　緊公之材

大宋平蠻京觀誌 并序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蠻犯邕管陷之乘江流暴漲東陷九城遂至廣州廣人法戰登陴自固賊得駐兵傳城攻之五旬雲梯土山極肆其巧城堅不能下乃還經途後殘二郡覆四將再入于邕凡害將佐三十餘員虜生口萬計牛畜資寶無筭所過焚蕩無餘楚越蕭然矣朝廷憂之君臣爲之旰食樞密副使狄公青抗章請行願授成筭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略使余靖經制賊盜命青以宣徽使都大提舉總其節制明年正月己未青帥三將兵至邕州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十五里所殺蠻衆二千二百餘人爲署侍郎黃師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人死于陣賊首儂智高其夜焚城自遁詰朝引兵入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場斂賊尸而殫之爲塚于歸仁之南又遣都

將尉區有鄰聚重傷還城而死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蹂躪
燔灼者復三千二百二十八人爲一塚瘞之于城之北二
月有詔即其築爲京觀乃命立石以誌其伐銘曰

庸臣司邊　率職不虔　盜起其間　蠢爾異類
藏亡納叛　以輔狡煩　窺茲無備　乘虛襲怠
遂肆兇姦　順流而東　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
師徒桓桓　失勁摧完　天下惻焉　帝命樞臣
握節屬鞬　拯墜綴殘　師行之律　賞罰貴必
其謀乃尊　兵家之勢　動靜有制　所擊無堅
于嗟群醜　狃於常勝　敢當其前　驅彼犬羊
敵血熊熊　血膏于原　奔甲如山　遺骸亘野
百里腥羶　武功外揚　仁心內憫　念及幽泉
肯臨之葬　京觀之封　銅柱齊年　天聲遠振
皇澤重宣　永鎮群蠻

##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古之建國者義以制事財以聚人八政之先曰食與貨即山鼓鑄三代而然禹鑄歷山之金以禦水禍湯造莊山之幣以拯旱虐周以金錫之利分隸虞衡唐以桂之郡並建鑪冶貨之所產本無定處興造之謀期於便事而已國家平一諸夏寵綏四海開寶興國之際收復江閩因其故區作爲泉布時移歲積地產靡常比年已來冶民幾廢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七年特詔翰林學士葉公肯臣宋公

祁經度山澤之禁以資國用乃僉作奏曰謹按郡國產銅和市之數惟韶爲多而夏虞嶺阨由江淮資本錢以酬其直實爲迥遠謂宜即韶置監分遣金工以往模之歲用銅百萬斤可得成幣三百萬三分其一以上供餘復市銅幾得二百萬如是則其息無窮矣詔下其議於廣東于時轉運使直太史傅公某知韶州比曹副郎錄公某協恭承詔以經厥始郡有故堞號爲西州遺趾高平先出郭外乃相厥土墨則食焉凡棟宇之制管庫之嚴詢于故實斷以心匠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錯水鑿離局爲二並列閑鑰互有隄防當其中扃控以聽事誰何警察自無逃形其鉛錯之備用薪炭之兼蓄別藏異室布于兩序出內謹密前爲大閎治官列署于閎之南群工屯營于垣之外市材于山市甓于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平價而與之金不發帑貲不徭民籍而功用成爲屋八百楹最材竹鐵石陶旋之用一百四十萬惟材木六千資于連山釘口十萬出自眞陽餘悉辦于韶之境而民不知役乃知循良之政誠自有體哉以皇祐冠年龍集己丑三月甲午始築其基而飭其材八月辛酉棟宇完範鑄備物有區工有居九月己亥大合樂以落之董舊巧募新習勗怠勵惰綴以程準日課千緡不愆于素初郡之銅山五歲共市七萬前太守潘君一歲市百萬及欒公繼之乃市三百萬明年又差倍之歲運羨銅三百萬以贍嶺北諸冶苟非主計者通

其神提綱者揚其職守士者宣其力則何以協規矩模成
効之速如是哉且鄣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人弃農
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萬窮則公剽怒則私鬬輕
生抵禁亡所忌憚緩其羈紲則鷹摯而睦深急其銜勒則
獸駭而踶齧故境壤雖狹而獄犴寇抄常倍他境必資威
肅惠和兼被于物乃成善政觀此圖功賦事精至詳簡則
民之受賜其可知矣初以遠方置監議者不一故朝廷有
以待之明年四月乃下敕賜名永通特天子親亨明堂之
歲五月記

海州社稷壇記

古之言社稷者其尊與宗廟等諸侯始封授以茅土歸其
國而立社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教民美報也漢制郡縣
置社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著于祠令則知郡國雖異而
祀事無改春求秋賽未之廢也東海郡社稷舊壇藐在孤
山之麓地形險迫儀度草略素亡壇壝高卑之式絕無畛
域外內之限牛羊所踐芻牧弗禁慢神瀆禮闕莫甚焉范
陽祖君擇之慶曆戊子由蘭臺丞佩郡印既下車之三月
以爲群神之在祀典者衆矣惟社稷得用籩豆奠贄幣以
脩萬民之報而祠所弗嚴何以示教乃相義土改而築之
去舊阯五十步得平壤焉廣輪數畝命以官田易之封土
爲壇陛降有階襲今據古一本於禮樹以所宜之木徽以
門墻奉祠執事者齋有宮侍有次又閱章聖皇帝所頒崇

器制度之末如制者咸俾新之於是政禮具舉人祇交感風雨以時田穀順成秋八月行事于新壇以報神福民心熙熙覩盛儀而樂嘉應也於戲擇之以通材遠識屈在外補觀其臨民賦政先於典禮得古君子之風焉脩謠祀以永祝者得不愧乎督役者朐山令李良輔云

同遊泐溪石室記

人之跂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厥遊不得其勝則無所記焉地之蘊靈蓄秀於方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所發焉遊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部之明年江夏黃君子京始宰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弊邑雖小地多勝槩泐溪石室宜爲稱首元和中番禺從事李子文孺嘗志其遊惜其景出涵暉之右而文不逮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聞於世若迂高車以辱臨之願去道茀蠟屐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始去縣郛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爲大山其厚無極東亘高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入迹中斷揭溪即阜麓當大嶽外若敞扉中如華屋平有度筵之廣高逾結棟之隆穹中四注屏舒玉削幽崖巉入如曲房小檻之容斜嘗旁通有達竟接廡之勢雲蒸霧積閉塞關陽冬漏暖脉夏含凄氣天地炎涼所不能制固仙遊之所宅岳棲之嘉致也既而俯見幽趣庭逢前軌洗塵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迹在焉張炬而入則有六祖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子京奏乃恢恢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屆其域

及窮陳迹則古之賢哲寢處爲常乃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宜哉子京時又招攝尉唐某進士譚某同遊既書名于壁復鑱石以誌之今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 部亭記

賢人君子樂夫佳山秀水者蓋將寓閑曠之目託高遠之思滌蕩煩紲開納和粹故遠則攀蘿拂雲以躋乎杳冥近則築土飭材以寄乎觀望惟韶山去州治八十里自元精胚胎陽結陰流不知鑪鑄者誰獨秀茲境在昔虞舜南狩蒼梧九韶之樂奏于石上山之得名起於是矣國家丕冒海隅擇材綏遠殿省丞潘君伯恭特膺詔選采守嶺阨鋤強構弱有意於古下車朞年人用休息乃曰山爲州鎮厥名尤著自秦開五嶺迄今千載憑古之使泛舟之賓大藤之下往還如織不知觀蹟之地以爲山榮宜守土者辭近而畧遠哉遂按郡諜而相之背山東渡五里而近得地曰溪即道左建亭而山之奇秀森然在目矣伻來以圖授之矩畫先具賜紫僧法崇者推誠道募衆所欽信嘗從康衢構榭以壯州邦既勤基締將貴緣護太守曰吾以敦朴化人無事於侈可去華就實移其思於茲亭崇平明使者之言非唯集事兼存爲政之體繇是拾飾畫之浮費市楩梓之美材持畚築運斧斤者來而樂成矣越再出魄而亭就則茲山具美纖芥無隱屹者如闕闕者如庾平者如臺呀者如谷向者如闇背者如逃人立鳥跂霞明霧晴碧

玉千仞青螺萬疊殊形詭制紛不可名驅鬼投物巧不能備信塵外之絶區也既而請名太守曰亭以山構而能盡山之美其名韶云歲月日記

湧泉亭記

嶠南溪山之勝曲江稱最然其絶境多在遠郊徙洲治以跨二江百餘載矣亭榭池館面高臨深前掬後續不逾矩堞耳目所詣不爲難能尚書郎杜君挺之之爲守也嶽無宛私賦役以時事舉條領民用休息近鄰勝槩亡不周覽緣濟負水越一長亭得湧泉焉始其出嘗囂入沓霭層巒曲澗嵐碧相蟠澗極崖平泉源在焉橫崗屈盤隱若伏獸疏窪爲沼泉出石竅大若濤湧細如鼎沸久旱不竭經冬常潤南方之輝暑酷如淡焚斬息泉上寒慄毛骨挺之來閒一來吟酌永日自忘其嘉賞無預茲賞傍有精廬因泉得名於是知事僧謀於衆曰古之君子必觀於水蓋有道焉昔氏之名千載若存蓋有遇焉今太守適意水石而露坐泉傍雖曠淡自適豈吾人之所安也乃募金伐材構亭泉心貫之飛梁虹橫彼岸翼以堂室備賓遊之憩外營確磑爲民事之觀挺之暇則造焉以滌煩慮既罷郡歸闕且半歲某與後太守潘伯恭南康倅李仲求共陟泉亭一飯一啜不周於俗皆之輩時乃書名壁壁以誌其遊後一月又書亭之始以寓仰求請模石而書之因歎曰韶處嶺阨雜產五金四方之民聚而遊手牒訴紛拏稱倍他郡挺之必誠

應物庶無留事日自適於山水間乃知爲政自有體矣斯
遊斯景書之其無愧樾之名且伯恭名夙仲求名定麟潛
七年五月日記

韶州新修望京樓記

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爲邊邑在越爲交衝治城
居武水東真水西（古名虎溪唐韓虎字曰或）境廣袤田大庭二嶺故地
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宦得名城暨善地故其擇守於等莫
閱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縣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
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騎田雖乘
馹舊途而三官往來太平水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合
徙任負不不視溪山巧拙而偏診左臂者勢使之然耳今
郡守河內常公承命而典此城也心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
郡歲課丁夫刺船南海餽鹽數十萬石俗固緜力而薄產
矣又重之以困擾日益窘急而繁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
計集賢張公昱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斥工巧占名之卒
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之風雨
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刀而廢置茲緝惟虎溪浮航之道
帶廛闤下捷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阤然莫具前所謂
偏診左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睥睨而四顧則山川欝蔥
之氣森然滿目既嘆且喜其久蔽而有待乎乃命畚頹土
完缺甃飭美材籍士伍順啓塞之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
義以臺其上民不瘠公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一望

四野重巒複岫周遭萬形煙顏雨態遠近異色溪流潺
逗碧涸清鳥聲漁唱出入杳靄君子謂其訪境也皆絶其
命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樓
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嶽市褰車帷者能廣其視
聽故署其入之門曰通闤之門除道緐川而鄰國先交故
標其出之門栁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祠在望故題其北
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與境偕遂浩然之氣來接
人身如躡臺中而眄物休也非守臣之賢此景孰爲來哉
簷廡環合凡二十楹其形勝之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城智
者創物夫豈徒然又況登陴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
勞爲便亦所以輔官成而尊王命也時寶元三年正月日

記

韶州眞水館記

眞水館者郡守田曹副郎清河張公所建也按地誌眞水
出大庾嶺（詩本從水乂貞今朝以犯廟諱故改爲眞）南與武水合二水回曲而
流故名曲江虞舜南巡奏蕭韶於群石之右故名其山曰
韶由是州以山名縣以水名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
陵下離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眞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
武水者亦由韶州無慮之官嶠南自京都沿汴絶淮由堰
道入漕渠泝大江度梅嶺下眞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
嶺道九十里爲馬上之役餘皆篙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
致萬里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眞水者十七八焉劉氏之自王

也割韶之壤置英雄二州壤雖減而道如故部於崗外爲
劇郡宜矣今上嗣位三改元而得景祐其三年公自濤江
郡易地而領是邦政均而易從令約而易乂雨潤霜嚴施
之有宜補墜起廢理無遺具先是郡有二館一臨武水曰
清輝一據城之東隅曰皇華惟眞水之要津則皆亭以居
饑舟之次公乃與賓佐謀曰若天子之使諸侯之賓將至
命宣民風乘舳艫由眞水而至者不授以館則餼牢積饋
雖厚不得盤桓上舍優游山水間地主之禮猶爲缺哉然
由是擇境於勝相地於隙取材於羨餘取工於卒徒民不
知役而功用畢東瞰眞水故即水名之凡一堂一皇二室
兩廡以翼于門宿息井樹具焉前構飛閣命曰仁智樂山
水之趣也煙霧遠水風生白蘋欄檻千家松蘿四望其仁
智之所樂也後之至者有以見清河公求賓之外又能樂
山水之嘉不獨飭厨傳以異上賓蓋將使仁智者同此樂
云耳時景祐五年歲在豕韋四月日記

韶州新脩州衙記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將晚
晚自秦人罷侯漢公魏襲郡有守州有牧須條詔專生殺
慮其乂而固人心必三歲而易之脩職眞於天子在千里
外則遽促其期再朞而易者故州民視刺史如路人刺史
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瘳矧肯完葺廨宇耶韶在番
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里而遥故爲遠官去留之心不

固又可知矣皇上即位之八年以今尚書兵部郎太原王君守其土下車之始綱目咸振束黠吏以繩墨制強宗以斧斤威聲一馳境內知禁然後險者傾瘡者平痼者愈蠹者醒仆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被黔首於是中詔得比內諸侯淄三歲後所請也政成事簡地居衝要築室甲陋人何所瞻不欲視廨舍如前人之視民病也縣是因其舊構程用度壯棟梁麗榱桷山有美材不賦於民官有繕工不興其役煥諸侯之采章謹列郡之儀式挈壺所以授明樹戟所以示威乃伉高門以備其制分爭辨訟夙興夜寐外皇中堂各有攸處首徇公也免穴防姦簡書山積虎符領兵絕甲屏利對時二庫加以曾樓謹曝

涼也接賢序賓容豆舉觴則有東西小廳地暖春早百卉先媚亭曰探芳疏池釃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頤神也翬飛翼舒不僭不偪城隅一樓景最奇絕東溪北山秀在眉宇落成之日露襲竹梢味飴顆珠園美可愛亭曰甘露紀嘉瑞也至於胥史分聯廩儲供上風雨之庇使葺之工既畢民吏趨走扶伏固請龍石刻文以紀成績星飛一介見辱嘉命謹按圖經控扼五嶺韶爲交衢虞舜南巡奏樂於此郡有遺跡因山得名漢置曲江縣爲南海之望邑晉立東衡州居湖南之屬城齊梁爲始興郡置內史以涖之爲劉割據析其地建英雄二州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部皇朝開

國軍事民政咸俾儒臣領之邕容經略名存實亡擬於舜
部彼則負矣脊齒江湘咽峽交廣地之重也霜露北均疫
癘南盡氣之和也霞駮萬拱雲蒸千礎署之廣也合是數
美爲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天聖庚午自殿中丞領銀苑
符朞年之間再增秩至屯田員外郎則爲郡之才之政爲
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年十一月日記

武溪集卷第五

武溪集卷第六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記

潯州新成州學記　洪州新置州學記
饒州新建州學記　雷州新脩郡學記
康州重脩文宣王廟記
興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筠州高安縣重脩縣衙記
楚州鹽城縣南場公序記

## 筵州團練推官廳記

### 潯州新成州學記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潯爲善地鬱江東注上無氛惡蠻溪獠洞不際其境民之從化豈問然哉國家題期敷佑丕冒嶺海偃革櫜弓七紀于茲亦嘗詔牧守立庠序以崇化厲賢爲本而吏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之道缺然慶曆紀元之七禩京兆杜君應之被詔守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祠宮既而笏立周視見其庭堂卑隘像設墮剝冕皇服章不中程式瑚簋之制褻雜常用攝齊摳衣居無容席乃喟然歎曰明經進士之科其待賢也久矣州人未嘗預太常之第者蓋教之不至也乃大相厥土而營學宮卜郛之東龜則食焉肆命從事刁君紓以董其勞鳩屋衮服正厥王禮配食從祀各列像次爲堂乎東尊師教也築宮于西潔齋祠也翼以二序布爲校舍旦坐塾門人知所觀廟學既成明年仲春行釋菜之儀爵坫俎豆罍洗海毋椅矩雘一範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肄習其容濟濟諸生袍鞓陪列終事越翌日經師執帙以正厥位聽徒就席坐立以齒出規入矩啓憤發悱州人觀者知邦君以齊魯周孔之教而爲政先與夫束刑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邦之秀士白玘等聚而謀曰君之丕訓于我而廣其賓樂育俊民俾邦其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官之費故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亡事俾

以狀來謁記予謂社君上以宣朝廷鄉學之意下以成州里興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自今始真善教者可記也哉

## 洪州新置州學記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黨遂所居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黃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矣祭菜之義本於太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爲率郡之造秀以文獲仕歲有人焉固宜興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槩叔平以祠曹副卽兼東壁圖書之職來守是邦取弊擿蠹樹立群善和氣被境迓無宿新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平八十年蕃自耆老不識攻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布殆於守臣之闕請遂露奏豫章介在江左爲支郡率的授南西二都暨上始封之國爲比即其祠宮顏建黌舍詔從之繇是葺舊模新補敝增卑廣其壖垣峻其廉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營起撓爲隆變蔀爲豐寢殿奕奕儼然南面龍衮珠旒備予王章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璧而立子堂子廡列像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鏤版書以賦其時習給閒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鳳祝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咸得請焉

又仰試色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梡俎彝斝之器見於經注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庚申授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材不歛於衆而克成焉遽嘆曰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焉其或著理効稱揚吏大抵謹繩墨挾鉤距尚威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教爲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揄揚漢美與三代相照耀於先後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聲而和者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爲政者有所趨焉今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外鼎科以器識居宣遂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而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爲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徼福於神感祠廟者異矣又豈知洪人戴之不若文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績故爲之記云皇宋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 饒州新建州學記

漢龔遂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刋著功令建郡國之學以育孝悌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於齊魯褭然稱爲循吏之首者謹詔令善條敷也國家承五朝之季剗僭雜偪祖功宗德翩翔四裔今上興葺治本二紀于茲乃詔郡縣立學詳延儒博是歲都官副郎清河張君自南海倅車移守鄱陽舉遺脩要事亡不緝一日集其僚而謀曰今天子思

得賢俊基固太平詔啓黌校以廣聲教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副上意且古之教者必學校爲本卿佐脩之於國父老脩之於鄉旦而里父坐塾上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勗怠者又師氏保氏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之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皆學之制也善爲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先是郡先聖祠宮棟甍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構也君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郡之秀民聞是謀者爭出家以助其費乃命從事之賢曰胡宗堯屬城之良曰朱琬籍而司之得資三百五十萬於是令畚築購楩梓利匠器程工力度堂室謹儲峙朱甍之督一本規矩遠挽城闉取乎居國之陽傍睨湖光象乎雍水之半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正師資之位以傳其經萃乎群賢賁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庀其役越朞年而有成凡爲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各有攸居又市美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仍奏署屬縣宿儒胡寧以爲其表率貞君子樂育英材之意也移其意以及於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翁范侯不得獨擅美於前史矣

雷州新脩郡學記

三王四代質文殊迹圖治之本惟學爲先閭有塾堂巷有校室矧於郡國其可廢耶本朝一祖三宗以聖繼聖夷落之外威無不讋海寓之內澤無不浸先皇帝頻詔郡縣謹貢條精里選茂生員敞黌舍講經藝宗儒術然而州邑之

吏或迷於簿領或急於進取故於承流宣化有不至者海
康郡瀕海之樂郊也地域雖遠風俗頗淳聖訓涵濡人多
嚮學頒條者急於誘導無乃上格明詔下辜群望乎殿省
丞揭陽林君奕世儒業被服文翰既奉休命出守是邦樂
得材賢而教育之乃援前詔廣學宮而新之相地考古必
就少陽之位春秋釋菜則先聖先師之像不可不嚴也朝
夕講誦則函丈接武之堂不可不廣也群翔博習則居處
不可不莊也勸勤黜惰則號令不可不肅也將俾其稽古
力行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不徒習威儀考聲病而已
矣今天子紹堯舜之明內脩曾閔之行旁攬權綱旁求俊
乂固應馳弓旌空巖穴以收四方秀茂之傑益闡先皇夷
易之道也諸生當體賢太守之意以副國家崇學求賢之
詔也書來丐詞敢以此覘嘉祐八年九月日記

康州重脩文宣王三廟記

古者立學必行釋奠之禮諸侯皆親臨之周人祀周
公魯人祀孔子爲先聖自漢已來遂採用魯禮蓋三王之
道備於周堯舜文武之道備於孔子故後世無以易之而
加崇焉孔子之教與天子正朔相左右以被四海雖庠序
廢興彝常而朝食不絕者教之存焉耳康州在嶠南千里
北人論嶠而至者率以南方暑濕憂畏疾癘隕穫于內魂
日月以計歸宜乎政之或未暇緝也殿省丞李君仲求被
命到郡自以壯年蒙國恩角得守土字不復計遠通若向

之爲者凡可以濟當時利後人者罔不營度焉先是郡無
黌舍纔建廟室以應令奉祠耳廟在子城西偏廣不占畝
棟許卑陋不稱明德且郡枕鬱江下流其源數千里其派
十數以合而東每春夏積雨流潦瀦匯浸淫毀民廬舍率
走高以避江怒携細擁弱坌入廟下漬慢神宇非嚴師尊
教之意也迺相奕堦去郡東五里而近得繁程宮之故基
而鼎新之殿堂門序凡五十楹先聖先師及世所謂十哲
者皆扶土爲像子殿以次其十子而下又設邑肖形于
廡以存制仍齒博士弟子之位于堂以肄經及廟學之式
參備焉既卒工抒圖來京師以詩記屬予有出壇之役而
不克書其明年得[illegible]爲郡又明年迺[illegible]而誌之[illegible]之

成以慶曆癸未歲董其役者婦溪尉王該進士樂其成而
來居者百餘人云

興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孔子抗帝王之法於六經而百世宗之故其血食與學校
無窮然教之興衰存乎其時惟至治之代其道乃大在漢
四業始建郡國之學而進儒術在唐六帝乃克用王禮而
尊夫子五代兵革雖祀典不廢羽籥絃頌之音蓋寢矣聖
宋在宥七紀于茲今上纂三聖之丕烈綜御大器息武行
文澤浸八荒常以隻日視朝雙日講學間歲程文擢多士
故天下靡然知所嚮焉郡諸侯獨大府劇部能以營葺黌
舍爲請率報聞從之餘或專於督獄賦政而未遑暇朝廷

亦置之不問在其自視何如耳與國軍者本隸武昌以擴
山鼓鐵之利遂建軍壁故廟學草創而不完景祐受冊之
明年太原王君以成均博士知軍事剛斷柔惠敦和於下
剔去蠹蝥民懷其生杞車朞年簡肅成政乃謂其僚曰古
之善教自學校始家塾黨庠職在鄉老況今領縣立社以
有茲土人不知學何以示教先聖先師之祠而不若淫昏
之鬼何以示德二者皆爲政所當先也惟舊祠在牙城之
西風隤雨隙不自撑梧先生弟子居無容席之地歲率常
祀俯仰其間實所病焉於是度費飭材以率百工罷不急
之用而用之不瘡於民不割於公而霈然餘力以克有成
露寢奕奕負陰嚮明龍卷玉璪顒昂其象棟陛嚴峻庭序

閎廓凡爵於唐讚於先朝作配從祀及得圖形太學者視
坐繪立咸備其制向之不如制者悉俾新之筵開黌堂以
登師儒局列校室以來雋秀是爲者處于東偏果爲二廛
藏賜書以勗生徒之業櫝禮器以謹春秋之祀是爲者居
于西偏學之稽古先乎制度乃案三代車旂器服圖之屋
壁使來者觀之煥然在前祀之有齋致其虔恭復築齋室
于宮之南湖光上照山翠欲滴太虛之庭垢慮可滌事神
誨人之道備矣新宮既就而行禮其中邦人怡然知學校
之所以爲教也賓僚以書來俾爲記將伐石而刻之以永
其壽年昔魯人美僖公遵伯禽之法能脩泮宮播在詩頌
蓋以能脩其宮又脩其化故國人思樂泮水而往觀之禮

有飲酒養老之儀兵有受成告克之事咸在泮焉則化民成俗之道捨此宜何先哉王君能尊仲尼無窮之教宜當世所宜之治脩祠宮建學館知爲政之本故不敢諉而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夫教化之本自學校始學校之興自鄉遂始周人有鄉先生遂大夫分掌其令以謹其習而薦其賢能焉鄉校所建則有皮弁之薦小雅之歌以享先聖先師古之道也自秦人蠶食六國廢周之令詩書之教輕於蟣蝨漢興雜霸學者惟集于長安郡縣之學寖微矣唐室雖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祭菜專爲孔子祠宮已事而送鬱生荆棘因循其弊以至于今矧今之縣令惟以斷狱督賦祖爲稱職耳其能勸學以警俗者幾何哉吾友譚君初命爲海豐民守農畝吏守曹事闔境恬然夜亡人聲下車朞年政既成矣乃曰者俎豆所以敦風俗興學校所以勵善良嚴祀事所以教肅祇考前計所以辨制度古之建學必居公宮南之左明堂亦學也在國之陽縣雖小亦國也子男之制其可忽哉舊有廟學處之西偏編竹覆葵以爲其宮隙兩霾風以昏其像歲二月上丁率諸生祇其常事跼蹐庭下退與諸生謀建新廟而崇學館諸生聞之願傾私楮以賛其成遂以其事得請於州徙祠舍於邑之東南隅伐山斂材易葵以瓦晁服王梁儀容大備顏子西嚮以爲先師十哲坐塑以爲從祀丹朱其器以薦乎牢醴至白其堂以業乎

講誦工既畢遣書請詞以識之夫素王之道猶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江海之浸陰陽之變皆用於百姓而不知其仁
澤及於萬世而不爲其私口頌目訾不加損益所以尊而
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今海澨地遠國王化廣被夫子之道
同其行隆與葺舍希風鄒魯此亦政之所存焉耳乃書
之以示於後熙寧二年六月日記

筠州高安縣重脩縣署記

國家以縣令專詞選部用人爲輕故難理之邑皆命寺監
少署丞佐之官以爲之長由保任得寺省官者必之兩川
以廷謝日爲次未之兩川而之他處則爲權入大江之西
縣不滿五十難理者三十以風波之險獄訟之繁人固畏
之而不來其來以權入爲資又者或踰年少者三數月其
闕也又三數年民之病所以痼而不瘳者其由是乎爲政
尚然室屋類圮其誰顧之哉高安劇邑也籍任難理中皇
上以景祐冠年之初高陽許君舉進士登甲科得秘書省
校書郎試治茲邑故得久於其政君啓迪中道斷姦構窮
罪之所在雖強必乂志有所守雖威不移吏畏其明而罔
欺民信其令而必從滿三歲朝廷嘉其成績就增秩爲廷
尉平不易其地君之始至也上漏下濕不蔽風雨越二載
庭無留事乃議爲署以卜攸寧取材計工皆於農隙踰年
而後成民無勞焉暈飛鳥革旨堵之興一本於制度晝訪
夕脩四時之居各爲其區處至於室容宴豆亭張射侯可

以序賓可以觀德古君子之事也向使踰年而去則於是署也不暴歛以成之則隳其基必也守宰之不數易觀此可以知政矣署既成俾子記之不敢爲讓景祐五年十月日記

## 楚州鹽城南場公署壁記

國家循襲舊制龍山海之藏以佐經用海濱斥鹵至廣而民食至急故歛散之權不可不專其法一緩則姦人大賈擅之矣此所謂與奪貧富之柄也淮場負海置鹽亭者州軍五時[illegible]編[illegible]林地[illegible]直今轉賠桐栢以南踰九江及荆衡之郊凡六十餘州最天下之鹽歲入息錢三十五萬萬而淮海之鹽息錢實二十萬萬其富國也博矣故牢盆禁地必擇官以董之自計相及其佐及主計于外者迭舉廉幹所之士以充其選然自建元迄今殆且千稔而尚有遺利未盡廢置不常當官者未之思乎景祐初太史吳公遵路漕淮南粟兼制置使公事乃奏言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隸縣倉亭竈基列相去旦百里掌出納者以倉爲主而不出鄂郡故私煑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傳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之俾火伏可見私煑可禁天子是其議可其奏公因舉殿直曹元素佐焉其收果溢舊數秩既滿今三司副使張公存復舉曹君佚奉以續其職曹君生貂蟬之族而能以清勤自飭才爲人知官無遺事是將復大其家者也欲書石於署以謹其始且爲他時之誌以書來請

遂記之云寶元元年十二月日記

## 楚州團練推官廳壁記

漢制郡從事佐刺史提政綱而舒卷之其編氓勞逸群吏善否錢刂盈縮獄犴邪正無慮朱出墨入咸得婉美其畫一府而損益焉有唐天寶之後宿兵四郊分建元戎以屏王室大者擁旄而制數郡其次持節而顓一州各立監佐輔其條教然郡曹掾不得聞軍謀軍尉於民事亦如之兼而贊者必求文雅之士爲其上賓故參謀幕府公侯名而命之山陽楚之東都北繚淮東負海漕渠貫中天下輻輳皆半四達用武之國南走廣陵爲大府故持節者不得制[illegible]團練之名得於此矣皇朝命文吏領州將懲諸侯之[illegible]也賓佐之任委於選[illegible]計考不由辟召而主禮輕[illegible]先是團練推官受署之[illegible]得其表接賓[illegible]局列廚廄容妻子各有攸處前居[illegible]者才謝而權不足郡都尉緣隙而豪奪之徙居河[illegible]才[illegible]風雨近市而置器[illegible]巢而危軌謂官庭返隘民倉枝梧湫底何以觀政蘭陵蕭君江左之秀由進士擢第再命而佐楚會某人爲太守仁賢惕賛綱領克振民得和氣靜無怨聲議政之暇謀及居室乃根源前事上白廷中顧遷爽塏以正民之瞻視詔可其奏乃擇地於子城之東南隅出帑金市山材興卒徒利工器一毫不取於民間費府緡若干萬考室若干上棟下宇可以避燥濕而閣厚垣可以卜清曠噫世之處官局者苟非

因循卑陋則與役動衆疲勞下民矣今蕭君革因循之弊紓罷勞之役而安厥居愈見其兼濟之能也異時享大名器佐王之國則觀其佐東諸侯之政斯得之矣若乃案牘輪奐亭園嘉美本無意於華侈故畧之明道二年五月日記

武溪集卷第六